

热血未凉 奋斗未央

——成武县以红色基因绘就新时代发展答卷

这是一块被热血浸透的土地，一段用牺牲铸就的历史。

80多年前，在救亡图存的烽火硝烟中，一段“磨盘砸坦克”的传奇，极大地鼓舞了冀鲁豫边区军民的抗战士气。1942年5月，面对日军的疯狂“扫荡”，成武县张楼镇刘菜园村村民刘金端一家，从土楼上奋力推下巨大的石磨盘。轰然巨响中，这最原始的“武器”竟将日军的坦克碾碎。敌寇胆寒，仓皇败退。

“磨盘砸坦克”，砸出的是成武人民宁死不屈的铁骨铮铮，是智慧与勇气交织的抗战奇迹，更是这片土地上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。10月13日，记者走进成武县，感受这片热土上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变迁。



完集古村新风小院

刘土楼村党支部旧址

烽火岁月里的不屈脊梁

时间回溯到民族危亡的关头。成武的抗战史，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，从星火微光到燎原之势的奋斗史。

1938年底，刘土楼村党支部成立，成为点燃成武抗日烽火的第一粒火种。进步青年刘锐夫等10余名党员，如同暗夜中的灯塔，照亮了民众前行的道路。1939年5月的苏李庄伏击战，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英勇出击，炸毁日军汽车，重创敌寇，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。

1941年6月，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合集村宣告成立，王绍一就任县长，红色政权从此扎根。然而，斗争异常残酷。1942年3月的大田集突围战，是成武抗战史上最壮烈的一页。日伪军5000余人发动铁壁合围，八路军官兵浴血奋战，一个警卫排为掩护机关转移，在马海全部壮烈牺牲。

但成武人民从未屈服。杨道坤的地道战，让抢粮的伪军处处挨打；区长何千里智取村庄据点，百名群众巧布疑阵，不费一枪一弹便歼灭伪军；白浮图民团联防队面对千余日伪军，凭借土楼村寨血战，击毙敌军数十人，包括一名指挥官……抗战期间，大小战斗百余次，歼敌5800余人——这是成武军民交给历史的血染答卷。

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，英名长存。冀鲁豫军区7团团长龙世兴，在鹿庄战斗中血洒疆场；巨南工委副书记颜竹林，在郝海突围时英勇捐躯。还有揭子正、陈奉先、贺乐芝……他们用生命践行了誓言。从成武走出的革命者，如徐鹏翥、陈义厚等，亦

在全国的革命洪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历史回响激荡前行力量

鲜血浇灌的土地，必然孕育出坚韧的种子。在成武县党集古村，一处依托革命旧址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追寻初心。古村建设秉持“传承历史文化，打造休闲胜地”的理念，将红色资源与乡村旅游、研学团建深度融合。村民们经营民宿、农家乐，发展“庭院经济”，昔日的革命热土，如今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场。

成武县各红色旧址、展馆常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。每逢重要纪念日，干部群众自发前往祭扫献花；青少年在此聆听红色故事，重温入团、入党誓词。历史的记忆被精心守护，党群军民生死与共、并肩奋斗的鱼水深情，至今仍是这片土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砥砺前行书写发展新篇

历史的烽烟已然散去，但抗战中凝聚的伟大精神，已融入成武儿女的血脉，化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。

走进成武县医疗器械产业园，山东成武赛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。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企业，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。不远处，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的超高压变压器车间里，一台台大型设备正带着“中国制造”的印记，即将走向世界。

新时代里，成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当地坚持“工业立县”战略，形成了医疗器械和机电设备制造“双轮驱动”的产业格局。历经20余年培育，医疗器械产业已形成涵盖30多个品种的产业集群，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机电设备制造业构建起输电、变电、配电、储电的全产业链布局。

在数字经济浪潮中，成武同样勇立潮头。当地通过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、治理服务数字化“三化协同”的路径，建成5G基站1584个，培育出17家省级“晨星工厂”。输变电装备产业链数字经济总部入选省级数字经济总部，入驻机电企业700余家，本地交易额突破2000万元。数字经济，正为这座古城注入新的动能。

红色血脉在传承中奔涌，暖心的变化也发生在校园里。成武县不断加强农村公立寄宿制学校建设，宿舍统一安装空调、配备淋浴间，并配有生活老师。学校开设二胡、书法等20余项课程，让乡村孩子，特别是留守儿童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。阅读育人工程营造书香校园，食品安全管理推动食堂自主经营……教育的均衡与提质，正托举起成武未来的希望。

持续的发展，根植于精神的传承。历史的接力棒在一代代手中传递，这片英雄土地上的奋斗故事，正在续写新的篇章。 文图 记者 马源劭



成武籍老兵进企业讲述红色故事

成武县医疗器械产业园生产车间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主办：菏泽日报社 市委党史研究院 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

老君口

老君口位于郓城县西北部，距县城约20千米，属玉皇庙镇管辖，距玉皇庙镇政府驻地约4千米。

据《程氏族谱》记载：明朝嘉靖年间(1522—1566)，程氏祖程仁、程智、程信、程勇兄弟四人，从郓城县西南阎家庄迁此立村。清朝康熙年间(1662—1722)，李氏家族从外地迁来定居。村子位于濰河西岸，河上设有渡口，人来人往，十分繁华。

据《郓城县志》记载，老君口村始建于春秋时期，是郓城县最古老的村庄之一。古濰河自村东顺流而过，风景如画。

相传，道教鼻祖李耳曾云游至此，见此地景色宜人，便结庐修炼，著书立说。

李耳(约公元前571—前471)，字伯阳，谥号聃，为中国古代道家学派创始人，被道教尊为教主。主流记载其为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(今河南省鹿邑县)人。主张“道法自然”“无为而治”，被尊称为道教始祖“太上老君”。其著作《道德经》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。

传说，一日，太上老君忽闻外界响声如雷、涛声阵阵，难以静修，遂循声前往。只见濰河水势湍急，浪涛汹涌，空中电闪雷鸣。老君掐指一算，得知原是一条恶龙因触犯天条，被天兵天将追杀。恶龙逃至濰河深处藏匿，躲过追击。

不久，恶龙凶性复发，开始兴风作浪。它先吞没濰河古桥，又上岸吞食百姓牛羊等牲畜，甚至袭击行人。百姓人自危，恐慌不已。因桥梁被毁，两岸居民及过往客商须绕行数十里，生产生活极为不便，民怨沸腾。

太上老君见状，决心为民除害。然恶龙潜藏于濰河深处，轻易不现身。濰河风急浪高，纵有水性极佳者也难近其身。老君遂问计于民。有人提议选20名青壮年，持利器埋伏岸边，以家禽诱龙出水，众人合力围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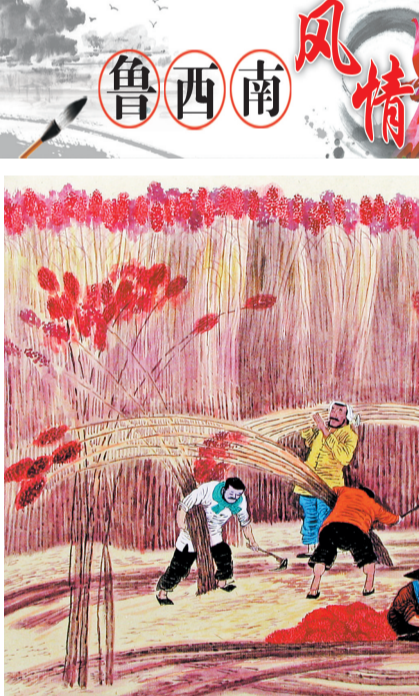
百姓积极响应，甚至献出不舍得食用的鸡鸭置于岸边诱龙。数日过去，恶龙并未上钩，反在他处继续为害。几名青年按捺不住，持木棍入河与恶龙搏斗，却被恶龙连人带水掀至岸上，重重摔落。因兵器短小，众人实非其敌。

太上老君思及南方有种名为“巨龙”的竹子，或可伏诛恶龙，遂遣弟子连夜南下寻竹。弟子历经艰辛，终自千里之外的江南运回“巨龙”竹。此竹长约十丈(约33米)，粗若水桶(直径约30厘米)，挺拔入云。太上老君手持削尖的巨竹跃入河中，与恶龙激战三天三夜，终将其降服。百姓一拥而上，诛杀恶龙。老君抽龙筋、剥龙皮，以龙骨造大船，于此设渡，方便客商与两岸百姓。此渡口遂被尊为“老君口”，周边百姓与太上老君长期为邻，该村亦得名“老君口村”。

清末，老君口村属郓城县西里。1928年属属郓城县七区临淄乡。1946年划归郓城县四区，1949年复属郓城县七区，1952年改属十区。1958年初归玉皇庙乡，同年秋成立老君口大队，属玉皇庙公社。1978年底划归刘口公社，1984年初改为老君口村民委员会，辖老君口、唐庄两个自然村，隶属刘口乡。2001年2月乡镇合并，改属玉皇庙镇。

全村现有程、李两姓，共278户、1007人，耕地约1400亩。全村地势平坦，东南濒临千年古河道濰河，西北紧邻黄河灌渠三支干，旱能浇、涝能排，适宜种植各类粮食作物及蔬菜瓜果。

如今，沐浴党的惠民政策春风，老君口村村容村貌与群众生活质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村民过上了富裕安康的幸福生活。 魏建国



砍高粱

儿歌唱道：“九月九，好年成，高粱穗儿火样红。磨成面，蒸窝头，就着葱吃香喷喷。小妮吃了长得俊，小子吃了赛罗成。”

旧时，高粱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，亩产通常一二百公斤。好高粱能长到两三米高，曾是农民的主食。

高粱秆高、有气根，耐涝性强。过去村北有大片洼地，多种高粱。如今已很少种植，都说它产量不高。

高粱按颜色有红、白之分，以红高粱最为常见。

秋天，洼地里的高粱逐渐晒红，等待收割。收高粱正在未伏。人钻进两三米高的高粱地里，又热又闷，满身落满高粱花，很不好受。干活时，男人们大多只穿一条短裤。

收割时，先将高粱秆砍倒，再秆下穗子，捆好运到场上打轧成粮。高粱秸也打成捆，扛回家盖房或当柴烧。

砍高粱是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，多由汉子完成。两人一组，一前一后，各把一垄，妇女随后斫穗。前一人握板斫砍秆，根朝前、穗向后斜放，方便后手斫穗。斫穗者右手使刀，左手接穗，交叉挟在臂弯，整齐牢固；满一抱便捆起运走。砍时左手拢住十几棵高粱，肘部上扬防其散乱，看准根部连砍数棵，高粱应声而倒。

高粱秸运走后，汉子再砍地根茬，妇女拾拢，以便整地种麦。待麦种毕，再来收麦为柴。

高粱除食用外，穗头除去籽粒后剩下的“高粱苗儿”，还是扎扫帚、炊帚的好原料。

高粱丰收时，看着那一片红亮亮、沉甸甸的穗头，闻着清新的粮香，心中自有说不尽的喜悦。 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谁把长虹腰 跨此汉王河

——单县“古八景”之仙桥流水的传说与新生

单县素有“古八景”之说，指的是古城内流传的八处人文景观：琴台夜月、吕井寒泉、栖霞晚照、开山积雪、深河归帆、青家暮云、普照晨钟、仙桥流水。这些景点依托自然地貌与历史典故形成，分布于古城护城堤及周边区域，承载着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

如今，在单县老城文化路上，一座新建“仙人桥”横跨南北，连通东西两岸的仙人湖，与琴台、栖霞(āi)台、天台组成的“一里三台”及栖霞山文庙遗迹交相辉映，共同构建了单县古城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然而在民间传说中，单县“古八景”之一的“仙桥流水”原址位于古城北堤之外。据史料记载，汉王河如一条碧玉蜿蜒东去，河上曾横卧一座青石拱桥，这便是当地百姓口耳相传的仙人桥。昔日的古桥青石板斑驳，桥栏上隐约可见云纹残迹，桥下流水潺潺，日夜唱着古老的歌谣。

自古以来，在古老的护城堤上、仙人湖畔，总有许多耄耋老者津津有味地讲起“仙桥故事”。相传汉王河水势湍急，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，两岸百姓只能靠木筏摆渡，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悲剧。某年盛夏，连日暴雨，河水暴涨，渡口被冲毁，百姓望着汹涌的河水唉声叹气，就连渡口上的货郎都断了生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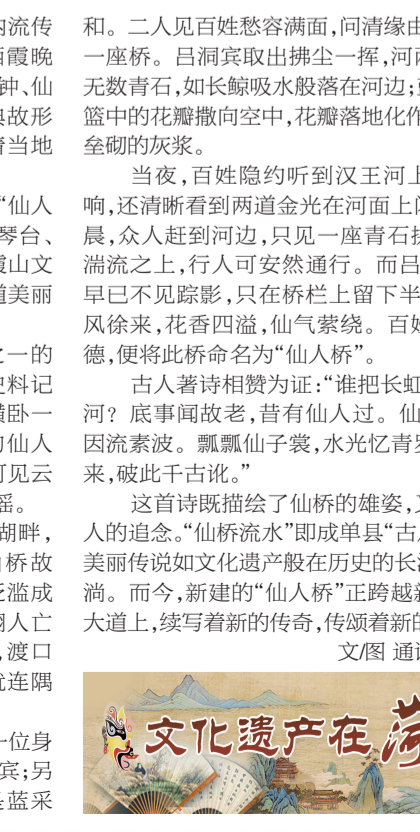
一日黄昏，河岸忽然来了两位“怪人”：一位身着青布道袍，手持拂尘，鹤发童颜，正是吕洞宾；另一位脚踩破鞋，肩挎花篮，咧嘴笑着，便是蓝采和。二人见百姓愁容满面，问清缘由后，决定修筑一座桥。吕洞宾取出拂尘一挥，河两岸顿时飞来无数青石，如长鲸吸水般落在河心；蓝采和则将花篮中的花瓣撒向空中，花瓣落地化作凿石的鏊子、垒砌的灰浆。

当夜，百姓隐约听到汉王河上传来叮当声响，还清晰看到两道金光在河面上闪烁。次日清晨，众人赶到河边，只见一座青石拱桥已然横跨湍流之上，行人可安然通行。而吕洞宾、蓝采和早已不见踪影，只在桥栏上留下半篮花瓣，清风徐来，花香四溢，仙气萦绕。百姓感念仙人恩德，便将此桥命名为“仙人桥”。

古人著诗相赞为证：“谁把长虹腰，跨此汉王河？底事闻故老，昔有仙人过。仙人去不返，名因流素波。飘飘仙子裳，水光忆青罗。何时重归来，破此千古讹。”

这首诗既描绘了仙桥的雄姿，又抒发了对仙人的追念。“仙桥流水”即成单县“古八景”之一，其美丽传说如文化遗产般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流淌。而今，新建的“仙人桥”正跨越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，续写着新的传奇，传颂着新的故事。

文图 通讯员 刘波



仙人湖上的新建“仙人桥”

“仙桥流水”遗址

“一里三台”遗址的吕洞宾雕塑